

清代筆記叢刊

履園叢話

錢

泳著

二

新
華
出
版
社
出
版

· 3 ·

人

履園叢話卷三

考索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動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宋儒解之曰。同一動也。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故君子慎動。推其意。將必有以枯禪入定。始謂之吉矣。余以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凡事皆從動而生。動而成者。未有不動而生。不動而成者也。所以仕宦要勤儉。種田要勤儉。工作要勤儉。商賈要勤儉。凡事勤則成。懶則敗。故君子之動也。以禮。自吉多而凶少。小人之動也。不以禮。自吉少而凶多。陸象先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所謂擾之者。庸人也。非君子也。無禮而擾之。小人之道也。有禮以當之。君子之道也。

錯簡

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緊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中間似有錯簡。或曰。論語堯曰。咨爾舜。數語當在此。又孟子萬章。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一節。注中有殷受夏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斷簡。或闕文者。吾鄉秦元宮先生謂當在滕文公彭更章非其道之下。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

天下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皆屬有理

出母

世傳孔氏三世出妻此蓋誤會檀弓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按其文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又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則後人謂孔子子思出妻之證也按左傳康公我之所自出出之為言生也謂生母也其曰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蓋嫡母在堂不得為三年喪耳其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者正其妻之謂也必白為妻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喪故也考之年譜孔子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歲有伯魚母死期年猶哭子曰誰與之間六十八歲孔子歸魯又考之古禮父在為母服期合諸夫子六十六歲而亓官夫人卒六十七歲正伯魚期年喪畢之時而伯魚猶哭者蓋賢者過之也夫子之言殆謂父在而哭母之禮不可過非謂母出而為子之服又當降也乃

迂執者拘於期字之義。謂出母無禫。期可無哭。必以實孔子出妻之說。如謂孔子所出者。即元官夫人。則後人何不記夫人之出。而反記已出之夫人之卒。如謂伯魚之期而猶哭者。又一夫人。則孔子有二夫人。而伯魚為生母之喪矣。然則子上之不畏出母。生母也。非見出於父之母也。更無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魚為出母之喪哉。況檀弓止有出母字。並無出妻字。後人因出母字。而溯從前一代為出妻。亦弗思之甚。謂伯魚出妻者。蓋亦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又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即以此說論之。既曰庶氏之母。則固明指為庶母矣。何曲為之解者。反曰伯魚卒。而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也。子思又嘗居於衛。則母之從子於衛。亦尋常事。而何言乎嫁於衛也。禮諸侯一娶九女。惟嫡夫人祔廟。魯隱考仲子之宮。為春秋所譏。則妾之不可祭於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於他室。而不於廟。固其宜也。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非不能申喪於生母之謂也。

然則夫子為政三月而魯國大治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豈室家之內朝夕薰陶及於積世獨不能如有虞之化率二女以執婦道耶學者偏信彼而疑此亦惑之甚矣此說始於周櫟園南匪張友白亦極論之可以破千古之疑

苟

說文部首有苟字居力切讀曰急恭敬之敬字從此許祭酒曰苟自急救也從羊省從口曰者猶慎言也與義善美同意段懋堂大令說文注謂此字不見經典惟爾雅釋詁寔駿肅亟遄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苟同觀此則與苟字絕然相反若言苟苟州也從艸句聲古厚切苟且之苟字從此按燕禮賓為苟敬鄭注云苟且也假也又聘禮賓為苟敬鄭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詩無曰苟矣鄭亦遷就並解為苟且之苟誤矣余以為論語苟志於仁矣大學苟日新朱子章句並解為苟誠也亦誤

仁

論語學而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即上文其為人也孝弟之人非仁義之仁也案篆文人作𠂔或變作𠂔隸書亦作𠂔漢禮器碑士人作士仁則人仁二字古蓋通

用猶之井有人焉作仁也。若作仁義字解。便投入荆棘。其義反晦。近刻十三經校勘記。論語古訓俱未言及。

三歸

論語八佾篇。管氏有三歸。集說。據說苑云。三歸。臺名。考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史記禮書。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王伯厚亦曰。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合觀諸說。則非臺明矣。劉向因國策宋君築臺。齊桓女閭。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以掩君過。遂以三歸繫於築臺之下。誤為臺名。紫陽襲其誤耳。

毫

顧亭林日知錄論說文云。毫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案史記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毫亭。索隱。秦寧公與毫王戰。毫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毫王號湯。非殷也。此毫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

本書原作薄。如逸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歸薄。郊特牲薄社北牖。管子地數篇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呂覽具備篇云。湯嘗約於鄆薄矣。高誘注薄或作亳。惟孟子作湯居亳。蓋借音字。則說文所指京兆杜陵亭者。未嘗誤也。桐城孫友之教授嘗著推經齋劄記。考之甚詳。

雋周

爾雅釋鳥。雋周注。子雋鳥。出蜀中。下云燕燕。鮑案雋字音規。雋周即子規也。說文誤其句讀。解雋字曰周。燕陸德明經典釋文亦承許氏之誤。

寡公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丈夫喪耦。亦可稱寡。俗語有寡公寡婦之說。非無本也。

廋詞

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於朝。注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也。案隱語。如左傳庚癸鞠藁。及鄒衍淳于髡。東方朔之微言。皆是

也。故曰庾詞。東坡詩云。巧語屢曾遭。意以庾詞聊復託芻蕘。或作庾詞者誤。

元堂

呂覽。天子居青陽。高誘注。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元堂。今吳語呼客堂曰員堂。殊無意義。恐是元之誤。以人家朝南上元堂。俱北出耳。並為傍。

史記。始皇本紀。並海上。北至瑯琊。遂並海。至平原津。並海南。至會稽。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大宛傳。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漢。郊祀志。遂登會稽。並海上。東巡碣石。並海。皆在齊北。並渤海。溝洫志。並北山東至洛。薛宣傳。酷吏並緣為奸。以上並字。索隱師古注。皆步浪反。讀曰傍。今吳語所云。並依並是也。

草書

昔人謂草書在篆隸之前。趙壹曰。草書起秦之末。衛恆曰。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作草書。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謂章草之始。余以為皆非也。草書之名。實起於草藁。史記屈原傳。屈原屬草藁未定。是古篆隸皆有草藁書。非今之草書也。熟觀二王草書。字字從真行而生。豈草書反在篆隸之

前乎。雖淳化閣帖有漢章帝草書。實是王著妄作。不可遂為典據。

老先生

老先生之稱。始見於史記賈誼傳。明時稱翰林曰老先生。雖年少總稱老先生。國初稱相國曰老先生。兩司稱撫臺亦曰老先生。近時並不以稱老先生為尊。而以為賤。何也。

名士

漢書聞張耳陳餘兩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見月令云。聘名士。又史記律書亦云。自是之後。名士迭興。謂名家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詞章之謂也。今人往往誤用。

古今人表

班孟堅列古今人表於漢書中。顏師古以為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於是後人有議之。有駁之。訖無定論。余獨謂不然。蓋上古之世。聖帝明王接踵而生。故聖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則漸生中下之人。至戰國時。則下愚之人接踵而生。上上之人少矣。故自周公孔子而後。無有一人列於上上者。班氏意蓋本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二語。是借古人以鑑今人。此立表之深意也。若必欲以有漢一代之人盡列表中。試問將高祖以下諸帝。置于聖人之列耶。

仁人之列耶。抑孟堅是漢人。能雌黃本朝人物耶。且序中立意。原歸乎顯善彰惡。勸戒後人。故博採焉。後人讀書。每每誤會前人意見如此。暇時擬著兩漢人表。以補班范兩家之書。亦一快事。

親家

今人呼媼親為親家。始見於後漢書禮儀志。親家公三字。則見於隋書李穆弟李渾傳。皆作平聲讀。今吳人呼親家為親家。又作去聲讀。左傳師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是親家之親。本讀去聲也。按說文。親至也。初僅切。秦刻石文。親巡遠方。親巡天下。猶言親之至也。唐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可見呼親家為親家者。其來久矣。

大長公主

先六世祖會稽郡王諱景臻。尚宋神宗第十女賢穆大長公主。事見宋史外戚傳。心竊疑之。以為行次第十。何以加大長二字。按漢書天子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至高宗朝。蓋賢穆已長三四輩矣。

關侯世家

關侯神廟。始於唐貞元十八年。為玉泉伽藍。有董徒為記。宋元明以來。皆有封號。至本朝顯靈尤盛。尊為武廟。祀以太牢。與孔子並重。今且尊之為帝矣。余嘗晤江都校官鄭君名環者。為作關侯世家。以三國志本傳為主。而注之以歷代祀典雜說。直至本朝加封徽號及恩錫致祭典禮為一卷。頗為詳備。惟稱周將軍為實有其人。見本傳中。不知何據。

打跽

本朝禮制。幼輩見長者。下屬見上司。僕人見主人。以一足畧屈。欲作拜勢。謂之打跽。此上古已有之。史記滑稽傳。秦韓鞠臆。徐廣曰。臆與跽同。謂小跪也。說文曰。跽。蹴也。一曰。卑也。秦也。莊緣切。又後漢書。高句麗在遼之東。跪拜曳一足。即鄭注周禮奇拜之義。為屈一膝是也。

海市蜃樓

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終無有驗。而漢武亦蹈前轍。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聰明絕世之人。胡乃為此捕風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後遊山東萊州。見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漢武俱為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確。

高郵州西門外。嘗有湖市。見者甚多。按高郵湖。本宋承州城陷而為湖者。即如泗州舊城。亦為洪澤湖矣。近湖人亦見有城郭樓臺人馬往來之狀。因悟蓬萊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樓臺城郭乎。則所現者。蓋其精氣云。

請雨

請雨祈晴之說。自古有之。如檀弓。呂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載者。如董江都之開陽門則雨。欲止則反是之謂也。余謂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雖帝王之尊。人心之靈。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術。如畫符遣將呼風喚雨諸法。亦不過盡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請雨祈晴。則全仗觀音力。尤為可笑。究竟觀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阮雲臺宮保巡撫浙江。適逢大旱。未往天竺進香。而人心遂大不服。噴有繁言。世俗之感。一至於此。

水車

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車。其來已久。又名曰桔槔。莊子天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故水車為桔槔也。太平御覽引魏畧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水車之制始此。

東坡無錫道中賦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華華碩碩脫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針抽稻芽。可謂形容盡致。近吳門沈狎鷗孝廉。按之古法。製龍尾車。不須人力。令車盤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十畝。豈不大善。然祇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車需費百餘金。一壞即不能用。余謂農家貧者居多。分毫計算。豈能辦此。猶之風車。非不善。在大江邊可行。若是日無風。便不得水。總之不如水車之妙。

土地之神

今墳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掃。必設酒脯祀之。其來已久。見檀弓。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

潤筆

潤筆之說。昉於晉宋。而尤盛於唐之元和長慶間。如韓昌黎為文。必索潤筆。故劉禹錫祭退之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李邕受餽。遺鉅萬。皇甫湜索縑九千。白樂天為元微之作墓銘。酬以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不可枚舉。

鄉勇自古有之

古人寓兵於農。言兵即可以為農。農即可以為兵也。後世分兵農為兩途。言兵不可

以為農。農不可以為兵也。今之所謂鄉勇者。非兵非農。與之言兵。素不知干戈之輕重。與之言農。又不知稼穡之艱難。然則何以用之哉。韓非子有言曰。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乃知鄉勇自古有之。

泉之為錢

余年二十七。八。館於吳門徐復堂家。正錄先世大宗譜。譜中載錢鏐第二十六子孚。為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錢之竹而為錢氏。此定姓之祖。時內閣學士頤年。纔十四五。見之笑曰。周禮泉府字皆作泉。說文曰。錢銚也。古田器。不可以錢作泉也。余答曰。子不見鄭司農注云。泉故書作錢耶。蓋泉之為錢。其來久矣。近嘉定獻之別駕。凡為人書碑版楹帖條幅。名款竟書泉。亦尚古好奇之甚。蓋泉別有一姓。後周書有泉企。上洛豐陽人。新唐書諸夷蕃將傳。有泉男生獻之。畢竟以錢為泉。亦覺無謂。

札樸

老友桂未谷大令。嘗作札樸二十卷。考訂精確。發前人所未有。畧記數條於此。或問今學宮之樂舞生。本於何書。桂未谷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鄭注所

謂齋舞也。今人稱樂舞者誤也。

或問青黑異色。今北地人輒呼黑為青者何也。桂未谷曰。史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猶存其語耳。

或問今之善訟者。謂之刁風。南北通行。何義也。桂未谷曰。此字循習不察久矣。史記貨殖傳。而民雕悍。索隱注云。言如雕性之捷悍也。吏胥苟趨省筆以代雕耳。猶福州書吏書藩臺為藩台是也。

或問四月八日為浴佛日。有典乎。桂未谷曰。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佛。即鑄金像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鑠。萬辟千灌。王粲刀銘。灌辟以數。皆鑄之義也。今人以為浴佛誤矣。

或問今之履歷有典乎。桂未谷曰。今之履歷猶古之腳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腳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即根腳之謂也。

或問棺有前和後和之稱。何也。桂未谷曰。案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謝惠連祭古塚文云。兩頭無和是也。

北音無入聲

顧亭林曰。入為閏聲。李子德編入聲。俱轉去聲。蓋北音無入聲。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也。如費無極之極字。史記吳越春秋。俱讀作忌。猶如酈食其。審食其。食字俱音異也。易未濟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朱子注曰。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協。若讀如忌聲。則上下韻俱叶矣。或解作無忌。憚義亦通。或曰。如子言。古無入聲。與中原韻何別。余曰。五經左國。上世之北音。中原韻。後世之北音也。

古韻

今所用韻。與唐韻不同。以今音叶唐詩者。悞矣。而昧於學者。以唐韻叶三百篇。尤悞。要知古今言語各殊。聲音遞變。漢魏以還。已不同於詩騷。況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豈能以今韻叶古韻乎。近金壇段懋堂大令。有六書音均表。高郵夏澹人孝廉。有三百篇原聲。吾鄉安彙占孝廉。有說文韻微。皆可補顧氏音學五書之闕。

鯢鵬

余幼時讀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鯢。數語為之大駭。以為斷無此理。問之長者云。此莊生寓言也。嘉慶丙子十月。安東縣知縣詳報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已剝去。計長